



秦简

思诺源◎著



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我只想简单地生活，看着你明媚的脸孔、清澈闪亮的眼睛。然而那逃不掉的使命却一步步向我走来，如影随形……



朝華出版社

新编(90)百家讲坛系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2004年10月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秦简

思诺源◎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朝華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CIP)数据

秦简 / 思诺源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054-1987-2

I. 秦… II. 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400 号

秦 简

作 者 思诺源

选题策划 杨 彬

责任编辑 王 磊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王强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980mm 1/16 字 数 186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987-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豆蔻年华

第一章·古井秘密	2	第十六章·从头再来	87
第二章·护花使者	5	第十七章·知音难觅	93
第三章·回到从前	11	第十八章·豆腐西施	99
第四章·穿越大秦	17	第十九章·遇到色狼	104
第五章·知难而退	23	第二十章·执子之手	110
第六章·巧断官司	28	第二十一章·另类郊游	114
第七章·掌握命运	34	第二十二章·女儿本色	119
第八章·河东狮吼	41	第二十三章·络绎不绝	125
第九章·非常专业	46	第二十四章·花样年华	130
第十章·山林遇险	51	第二十五章·苹果之祸	136
第十一章·夜半惊魂	62	第二十六章·苦中作乐	140
第十二章·豁然开朗	67	第二十七章·法不容情	142
第十三章·下一个是谁	72	第二十八章·扑朔迷离	145
第十四章·敞开心扉	80	第二十九章·劫后余生	150
第十五章·快乐豆坊	84	第三十章·意乱情迷	155
		第三十一章·天灾人祸	161



【目录】

contents

第二部 我心依旧

第三十二章·播种希望	167
第三十三章·移花接木	171
第三十四章·东躲西藏	178
第三十五章·祸不单行	185
第三十六章·因祸得福	190
第三十七章·知心朋友	195
第三十八章·疑惑重重	200
第三十九章·捕风捉影	205
第四十章·扯线傀儡	212
第四十一章·乱点鸳鸯	216
第四十二章·非常策略	219
第四十三章·古老游戏	224
第四十四章·竞技比赛	227
第四十五章·龙兄虎弟	230
第四十六章·中隐老人	236
第四十七章·天降大任	239
第四十八章·致命武器	244
第四十九章·御前伴读	250
第五十章·女人心计	253
第五十一章·无间风云	259
第五十二章·雪地迷情	264
第五十三章·血染上林	269

秦简

第一部

豆蔻年华





“许寒芳，快点！要出发了！”一个老者高声呼叫。

老者身材高瘦，背微驼，留着山羊胡子，两片薄薄的嘴唇，牙齿有些地包天，塌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有瓶底那么厚，而镜片后面的小眼睛却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就是国内鼎鼎有名的考古学界泰斗——郑一飞教授。

“哎！来了！来了！”清脆的声音传来，接着门开了，一个充满朝气的女孩一阵风似的冲下楼。

女孩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秀发如黑缎般垂到腰间，随风飘扬。紧身的白色上衣，合体的牛仔裤，把优美的身段展露无遗。

格外引人注目的还有她脖子上挂着一块杏核般大小的紫水晶，在阳光的照耀下释放出奇异的光彩。

紫水晶是她上回去看兵马俑时，骊山脚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送给她的。她好奇地问老者为何要送给自己，老者只是神秘地笑笑，说：“只送给有缘人。”她还想再问时，老者已消失在人海中。

她经常拿着紫水晶对着太阳看，每次都觉得里面隐约有什么东西，可定睛细看时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此刻，郑教授笑咪咪地看着许寒芳朝自己跑来，这是他最得意的徒弟，虽然入行不久，悟性却很好。

许寒芳刚过完23岁生日，名牌大学经济管理专业，两年时间修完了全部科目，然后考入学校的硕博连读班学习。由于她年年拿奖学金，再加上人长得挺漂亮，还没毕业就被很多家单位盯上了。正当大家觉得她前途无量的时候，她突然做了一个让大家跌破眼镜的决定：放弃现有的专业，改学考古。她的导师劝阻无效，只好摇头叹息着同意了她的决定。

寒芳从小就酷爱历史，总是想象古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她觉得考古专业最能满足她的好奇心。每次手里拿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她都有种跨越时代、回到从前的感觉。别人都觉得考古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可她却觉得乐趣无穷。

考古确实很辛苦，经常是在野外工作。每天风吹日晒，可天生丽质的她依旧白皙美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不是她保养得好，而是因为她爱运动。不管走到哪里，工作再辛苦，她都保持晨练的习惯，她还是大学运动会上的射击冠军，柔道、跆拳道之类的运动她也喜欢。

寒芳神采飞扬地跑到郑教授面前，顽皮地说：“报告教授，准备完毕，我们今天去哪儿？”

郑一飞推推眼镜，笑眯眯地说：“听说湘西那里发现了几个墓葬群，我们今天要去看看。”

“好呀！”寒芳显得额外兴奋。

师徒二人几经辗转，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落。那里已经有好几个考察队在进行发掘工作了。

寒芳是新人，经验有所欠缺，只能给郑教授打下手。此时，她正用一把小刷子轻轻地刷着在墓地遗址上发现的残片，边刷边向身旁的工作人员打听，“这位老师，你可以给我讲讲这里的情况吗？”

一个在旁边细心工作的中年人抬头看了她一眼，裂开嘴像古董般笑了笑。

不会是考古做久了都会变成这样吧？寒芳心里暗想着，不觉冲那人笑起来，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配着她明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粉色的红唇，非常好看。

漂亮的女孩子总是比较讨人喜欢，中年人没有拒绝，“你想知道什么？”问罢，继续低下头一丝不苟地工作。

“全部！”寒芳毫不客气。

中年人瞥了寒芳一眼，悠悠地说：“这里发现了三座墓葬群，它们遥相呼应，成‘品’字形分布。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个巨大的墓葬群的主人分属几个不同的年代。所以我们判断在这些巨大的墓葬群附近曾经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地，极有可能存在过一座城池。”

“那现在呢？还有什么发现没有？”寒芳追问。

“还没有。”中年人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淡淡地答了一句，继续专心工作，不再理会寒芳。

寒芳耸耸肩没有多问，她知道考古的人都喜欢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工作，不喜欢别人打扰。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骚动，人们都朝一个方向跑去，寒芳也好奇地跑过去。

原来，一名考古队员在向下清理地层时，发现了一口古井。

古井的年代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是古井里面堆满了垃圾。堆满垃圾本来也没什么稀奇，可是井里面的垃圾都是古代的。

有了这个发现，人们更加兴奋，都把目光聚焦在井口处。

这口井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井口足有四平方米，绝非一般老百姓饮水用的井。





这口井和周围的墓葬群有什么关系吗？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为何又被废弃，填满了垃圾？考古队员们带着种种疑问开始了小心的挖掘。

随着发掘的深入，井里的垃圾被不断地清理出来。最上层是民国时期的，接着是清代的，然后是明代的……一时间，各种离奇猜测笼罩在每个人心头，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古井的秘密。

古井已经挖了十米多深，开始出土很多汉代的文物，但是井底仍旧很深。

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因为已经历了上千年，古井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挖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等到专业的工程人员对井壁进行了物理加固后，考古队才继续挖掘。

大家又工作了几天，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有人从一堆垃圾里发现了一片带有文字的小竹片。

有专家立刻辨认出来，这是一片刻有古隶书的竹简。根据周围垃圾的年代推算，这有可能是秦朝时期留下的。人们欢呼起来——有文字性的记录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它的年代，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可是考古队继续挖掘时，却没有找到新的竹片，大家有些失望，却都不愿放弃。

这个时候井底开始渗水，为了保护古井和井底的珍贵文物，考古队不得不暂时放弃挖掘，转而在附近挖井抽水，以降低地下水对井壁的压力。

深夜，万籁俱寂，人们已经进入梦乡，只有鸣虫偶尔低叫一两声。

天上的月亮忽明忽暗。

寒芳带着好奇，来到了古井边。

她蹲在古井旁，看着黑漆漆的井口，忽然有股强烈的欲望：想下到井底看一看。仿佛井底会给她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她的内心莫名其妙地涌起波澜，这种感觉她上次在骊山看兵马俑时也曾有过。

这时，一抹月光照在她脖子水晶上，水晶发出淡紫色的光芒，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月光的照耀下，紫水晶发出了淡紫色的光芒，渐渐地，这光芒越来越强，寒芳忍不住眯起眼睛。

紫水晶的光芒和月光交相辉映，一束耀眼的白光从月亮上直泻下来，就连井底也充满了奇异的光，天空中突然一道闪电，大地亮如白昼，刺得寒芳睁不开眼睛。

只几秒钟的时间，一切就恢复了平静，月亮又躲藏在云朵之后。寒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隐约中看见前面不远处蹲着一个人。

“请问，你也是来看古井的吗？”寒芳大声地问道。

蹲着的人听见寒芳的声音后，慢慢地转过脸来。

月亮又钻出云层，露出了半边脸。

寒芳借着月光一看，吓了一跳。那人一身盔甲，头上挽着发髻。由于光线太暗，看不清模样。

那人看了寒芳片刻，站起身朝她走来，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静静地、呆呆地望着她。

寒芳见来人目光呆呆地盯着自己，心里有些讨厌，却又好奇，忍不住打量起对方来。

上下打量一番，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来人怎么打扮得像个兵马俑似的？不过身形和衣服蛮相配的，只是因为太远，所以看不清五官。

来人依然静静地望着寒芳，一动也不动。黑暗中，他的眼睛显得亮亮的，眼神怪怪的。

寒芳被盯得浑身不舒服，尴尬地笑道：“你是哪个组的？我是郑一飞教授那个小组的。”

那人依旧不语，一动不动地看着她，身体站得笔直，看起来高大英武。

这人怎么如此没礼貌？寒芳有些生气，习惯性地用手理了理头发，秀发随风飘扬起来，藏在白衬衫衣领中的紫水晶也露了出来。

看见紫水晶，古董人仿佛眼睛一亮。他单膝跪地，垂下头，单手撑地道：“参见娘娘！”

不会半夜遇到个梦游者或精神病吧？寒芳惊得往旁边一跳。

古董人等了片刻，见寒芳没有反应，微微抬起头，望着寒芳，眼睛里闪着点点光芒。

半晌，寒芳结结巴巴地问：“你……你说什么？”

古董人再次恭敬地行礼道：“参见娘娘！”



这次寒芳听清楚了，心里想道：八成是遇到精神病了，天天研究历史入了魔！这种人还是先稳住，不要惹他的好。打定主意后，寒芳壮着胆子冲着古董人说道：“你是谁？你先起来说话。”

“是！”古董人恭敬地站起身来，垂手侍立。

寒芳咬着嘴唇默默地注视着来人片刻，看对方似无恶意，她稍稍放心，又问道：“你是谁？”

古董人一愣，抬头看了一眼，立刻又垂下头答道：“末将是……秦煜，您的侍卫，难道您忘了？”

看来是重症梦游者，而且精神病也不轻。听说梦游症患者不能叫醒，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寒芳心里盘算着，想尽快脱身，于是挥了挥手说：“这里蚊子挺多的，我要回去睡觉了，拜拜。”说完转身就走，边转身边对自己做了个鬼脸。

走了几步，寒芳回头一看，天呀，古董人竟然尾随在她身后。她不由得握紧拳头，暗暗摆出了跆拳道架势，警惕地问：“你要干什么？”

古董人又在离她几米的地方站住，迷惑地看着寒芳，答道：“保护您！”

寒芳无心和他纠缠，心烦地挥挥手，“我不用你保护！你走吧！”

古董人低下头没有说话，月光下的身躯有些微微发抖。

寒芳脑子飞转，分析形势，甩是甩不掉了，怎么办？这里离考古队员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附近又没有什么人，喊是没有用的，打也打不过他，看来只能智取。首先得分散他的注意力。寒芳开始找话说：“你也是来看古井的？”

古董人一怔，反问：“古井？”

“就是那口井。”寒芳指了指井口，撇了撇嘴，心想：还跟我装傻？

古董人抬头顺着寒芳手指的方向看了看，茫然不解地说：“一口军事用的水井有何可看？”

真是语出惊人，寒芳怔怔地看着他，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口军事用的水井呢？既然有部队驻扎过的痕迹，那么这里以前一定有过城池，而且还是军事重地，这证明大家的推测是对的。

古董人独特的见解引起了寒芳的兴趣，她不再害怕，干脆在地上坐下。

寒芳抱着自己的膝盖，用力伸了伸腰，放松下来，又用下巴点点不远处，向古董人示意，“坐下来聊聊。”

古董人迟疑了一下，还是依言端正地坐了下来，样子很局促。

“你凭什么说这是军事用的水井呢？”寒芳问。

“要是我们部队驻扎的城池都有这种水井，”古董人解释说，接着又疑惑地问，“这些您难道不知道？”

看来这人还在做梦，寒芳心里想着，清了清嗓子说道：“秦……煜，是吧？”

“是，娘娘。”古董人低头恭敬地答应。

“我叫许寒芳，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小许，都行。”寒芳听着秦煜对她的称呼打心里觉得别扭。

“末将不敢。”秦煜的声音里尽是惶恐。

就让他继续做梦吧！寒芳也没再坚持，问道：“你还没告诉我，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大王令末将来找您回去。”秦煜回答。

寒芳强忍住笑问道：“什么大王？要找我去哪里？”

秦煜抬头望着寒芳，目光中泛起水雾，“您……忘了？”

“忘了，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寒芳坏坏地说。

秦煜恭敬地瞅了她一眼，难过地低下头，“您走后，大王很伤心，也很后悔。命令末将来找您，务必要把您带回去。末将已经找了您半年了。”

故事编的还挺有意思！寒芳暗自偷乐道：“你找了我半年了？”

“是的，从咸阳出发已经有半年了。”秦煜肯定地回答。

“那你是如何找到这里的？”寒芳一脸的不以为然，听他下面如何胡编。

“是天使之泪，我感应到天使之泪的召唤。”秦煜的声音无比严肃。

“天使之泪？什么天使之泪？”寒芳快要笑出声来了。

“是的，就是它。”秦煜看着寒芳脖子上的紫水晶，声音里有了愉快，“这个好听的名字是您给它取的。”

寒芳的笑容僵硬了，这些天她不止一次地研究过这块水晶，她也觉得这块水晶像一个水滴，有一次还自言自语地说：“它真像是天使的眼泪。”可是这种想法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现在秦煜居然一开口就说出了水晶的名字，而且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难道他知道紫水晶的秘密？

寒芳想起骊山那个神秘的老人，想起刚才那些奇异的光芒，看着秦煜怪异的衣举止，难道……不禁内心一惊，但她马上又自嘲地笑了，可能是小说看多了，哪有那么多离奇的事，都是人们胡编的。

寒芳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漫不经心地玩笑了，她慎重地问：“咸阳？大王？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秦煜听寒芳问得严肃，忙站起来，躬身回答：“您是大王的王后，末将是您的贴身侍卫。”

寒芳迷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有前世今生？她干咳一声道：“你说你是我的侍卫？”

“是的，末将来的时候大王令末将无论如何要找到您，然后寸步不离地护送您回





宫。大王还说……还说他会亲自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你说要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寒芳只顾着伸头看古井，并没留意到他后面的话。

“是的。”秦煜坚定地回答。

天就快亮了，那口古井在夜色中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不断勾起寒芳的好奇。

“那你陪我到井下看看，当一回护花使者？”寒芳开心地说，“我一个人挺害怕的，正好找你做伴壮胆。”对古井的好奇让她暂时忘记了其他的事情。

“到井下？护花使者？”秦煜诧异地问，但随即又恭敬地说，“是！”

二人来到井边，虽然天光已渐渐泛白，但井底仍是伸手不见五指。

秦煜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火折子，在石头上划亮。

寒芳看着火折子，心中一动，若有所思地扫了他一眼。

秦煜用火折子照着路，小心翼翼地扶着寒芳往井里下，等她攀住井里的十字固定架后，把火折子交给她，自己也下到井里。

寒芳隔着衬衣也能感觉到他的手很粗糙，他的手臂十分有力。寒芳忍不住想：他的胸肌一定很发达，否则怎会如此有力？

秦煜很小心，每下一步他都会先踩踩是否结实，才让寒芳下来，而且扶着她的姿势也格外的谨慎，生怕她有什么闪失。

他这么小心，一定是把我当成了柔弱的女子。寒芳想到这里，有点不服气，自己可是个运动型美少女呢！寒芳只顾着想心事，脑子一分神，脚下一滑，啊的一声向下坠去。

秦煜一伸手，已经稳稳地揽住了寒芳的腰。寒芳的另一只手也抓住了木架。

“娘娘小心！”秦煜浑厚的声音在井里回荡。

寒芳深吸了一口气，稳了一下心神，向下看了看，井下一片漆黑，看不见底。她压住心跳笑着说道：“谢谢。”

秦煜听到寒芳说“谢谢”，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的表情。

寒芳的腰被秦煜紧紧地搂着，她再次感觉到这个男人的力量，距离近得可以听到他的心跳，可以感到他的呼吸，可以闻到他身上男人的气味。

寒芳举着火折子，借着火光近距离观看古井。秦煜古铜色的皮肤被火光映的亮亮的，剑眉虎目，高挺的鼻子，轮廓分明的嘴唇，一个标准的健康美男子。他此刻面色从容镇静，正携着自己一步一步，稳稳地向井下攀去。

人长得蛮帅的，可惜有梦游症！寒芳忍不住摇头叹息。

火折子突然灭了。

“您因何叹息？身体不适吗？”黑暗中听见秦煜关切地询问。

“我没事。”寒芳小声回答，心底涌起一丝对他的同情。

黑暗的井里什么也看不见，为下井带来了困难，他们只能摸索着往下走。这时，寒芳脖子上的紫水晶发出了淡淡的光芒，照亮了井底。

在水晶初亮的一瞬间，寒芳发现他看她的眼神里有着一种熟悉的奇异的光芒，和以前在学校里追求她的男生的目光没有什么区别，应该是爱慕。

水晶亮起来后，秦煜的眼神立刻黯淡，又恢复了拘谨和恭敬。

他为何会对我有爱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又一个疑问在寒芳脑海里萦绕。

“到了，请娘娘抓好，未将先下去。”秦煜的声音再次响起，寒芳回过神来。

他们借着水晶的光芒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井底的全貌。

井底全是淤泥，在固定井壁的木架上横着几块木板，供人站立，避免陷进淤泥里。木板离寒芳站的地方还有一米多远。

秦煜下到木板上，把木板又重新摆了摆，然后在井壁边单膝跪下，把肩膀和膝盖凑了过去，说道：“请娘娘下来时小心。”

寒芳低头一看，微微一愣，哪里好意思把秦煜当成人梯，去踩他的肩膀和膝盖？她攀着木架蹲下身，轻轻一跳，已落在木板上。秦煜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寒芳。寒芳理了理微乱的鬓发，笑笑说：“谢谢，我还可以！”

秦煜眼睛里的光芒又一闪而过。

寒芳蹲下身，在淤泥中寻找着，除了一堆碎瓦片，什么也没找到，她不禁有些失望。

“这口井怎么废了？”秦煜像是在问寒芳，又像是自言自语。

“嗯，看样子废了两千多年了。”寒芳顺口回答。

秦煜惊呼：“两千多年？”

寒芳看着秦煜吃惊的样子，不以为然地笑笑，突然，她的手在淤泥里摸到一片东西。她拿上来在身上蹭掉淤泥，她看清了，这是一片竹筒，上面同样刻着古隶书。寒芳大叫一声：“哇！找到了。真的还有！”

秦煜好奇地看着寒芳兴奋的样子。

“你看！”寒芳摊开手掌。

秦煜看了看她手心的竹筒，皱眉道：“您就是找这个？”

“嗯！”寒芳如获至宝，笑咪咪地把竹筒揣在兜里，“这可是宝贝！是秦朝的竹筒！再找找看，应该还有。”

“一片竹筒有何用途？”秦煜不解地问，“看字体应该是县志，为何会沉入井底？”

寒芳本来正在淤泥中寻找，听了秦煜的话，停下来，“你怎么知道是县志？”

“这您应该比未将更清楚，是您让这么记的。”秦煜答道。

“我？”寒芳刚想再问些什么，突然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

秦煜也听到了奇怪的声音，茫然四顾。





天呀，大事不好！井壁由于承受不住四周的压力，开始向里渗水，部分井壁开始脱落，随时会有坍塌的可能。

“娘娘，我们快走！”秦煜喊着，一把抱起寒芳，用力一托，将她放在木架上，自己也跳上木架。

二人攀着木架往上走。

水已经从无数细小的缝隙中涌了出来，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力使寒芳透不过气来，他们被冲得东倒西歪。

有些木架被灌进来的水冲散，井壁上的土大块大块地剥落。如果井壁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一旦崩塌，二人就会被深埋井底。

慌乱恐惧中的寒芳觉得秦煜有力的臂膀又揽住了自己，耳边响起沉着冷静的声音，“抱着我！”

寒芳死死地抱住秦煜的脖子，强有力的水流冲得她快要昏过去了，模糊中看见井口越来越近。

就在最后一块木架坍塌的时候，秦煜的手刚好扒在井口边缘，寒芳感觉到他的胸口剧烈起伏，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内外压力的不平衡使井口边缘的土也开始断裂，眼看就要彻底崩塌。

秦煜使出最后的力气，回手用力把寒芳扔出井外，使她落到安全地带。

寒芳在井口边回头看去，秦煜还趴在井缘下，井缘已经断裂，开始下沉。

“你快上来！”她声嘶力竭地喊，趴在地上，伸手想要去拉他。

可是已经晚了，秦煜已随着塌陷下沉的地面缓缓沉入井里。下沉的一瞬间，他眷恋地望着她，筋疲力尽地笑着，笑得很欣慰很欣慰……

“秦煜！秦煜！”寒芳趴在地上看着被泥土和水慢慢吞没的秦煜，大声地呼喊。突然，她好像想起来什么，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救命呀！快来人呀！救命呀……”

凄厉的叫声在寂静的黎明传得很远很远……

村民和考古队员听见寒芳的呼喊，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
寒芳指着古井尖叫：“快！快！井里有人！快救人……”然后身体一软昏了过去。

医院。

寒芳醒来的时候，郑一飞教授正焦急地看着她。

“寒芳，你终于醒了！”郑教授见她醒来，又激动又关心。

“郑教授，这是哪里？”寒芳虚弱地问。

“这里是县医院。”郑教授说道，“醒了就好，醒了就好。谢天谢地。”

“我怎么会在这里？”寒芳挣扎着坐起来，郑教授拿着枕头垫在她身后。

“你已经昏迷了三天了，快急死我了！我还没问你呢，你那天天不亮一个人跑到井边干什么？我警告过你多少回，不许一个人胡来，你就是不听。没记性！还冒失！还好，没出事！你再这样，以后我就不带你了……”郑教授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责备着，递了杯水。

寒芳暗吐舌头，喝了口水，极力回忆着。突然，她想起了一切，焦急地问：“郑教授，秦煜呢？秦煜怎么样了？”

郑教授皱着眉头，有神的小眼睛疑惑地望着她道：“这个我也想问你呢，那天在井边救了浑身湿透的你，你说井里还有人，可是救援队挖到最后也没见到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看错了？”

“没有人？”寒芳一口水差点没被呛出来，茫然说，“不可能！”

郑一飞心疼地看着寒芳道：“看来你是累坏了，出现幻觉了。”他摸了摸寒芳的额头，“你的烧还没退，又开始说胡话了。”

“郑教授，我没有胡说，我说的是真的！”寒芳辩解道。

“可是大家把井挖成了个十米见方的大坑，也没见到个人影，倒是有意外的收获，挖出来一大堆竹筒，有几万片之多。现在各路文物专家和文字专家正在联合整理和鉴定呢。”郑教授略带埋怨地说，“要不是因为放不下你，我早就去了。”

寒芳脑子飞快地转着，这是怎么回事？秦煜呢？怎么感觉像做了一场梦？难道真的是在做梦吗？寒芳双手捧着茶杯放在唇边，呆呆的。

郑教授拍了拍寒芳，安慰道：“不要胡思乱想了，先歇歇吧，你一定饿了，我去给你买点吃的。”说完匆匆走了出去。





郑教授走后，寒芳疲惫地靠在床上，回忆着、思索着。她又习惯性地地理理头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赫然发现脖子上的紫水晶不见了。寒芳急忙下床，看见自己的衣服堆在床头柜上。她翻开衣服寻找，在牛仔褲兜里摸到一片硬物，掏出来一看，是片刻有古隶书的竹筒。

她把竹筒握在手里，贴在胸口。这片竹筒提醒着她，这不是梦，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寒芳休息了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办理了出院手续。她要去打听秦煜的消息。

她问遍了所有的考古队员，也没有一个叫秦煜的人，到救援队里打听，也没有人看到过她遗落的紫水晶。

兜兜转转又来到古井边，寒芳独自在井边坐下发呆。古井已经被人挖成了一个十米见方的大坑，里面积满了水。

手里的竹筒还是个谜，专家团还没有整理完他们找到的竹筒，解开竹筒的秘密。秦煜说是我让做的，这竹筒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秦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道他真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人吗？紫水晶把他带来，又把他送走了？他看我的眼神为什么那么的奇怪？我和他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为什么称我为娘娘？我是谁的王后？咸阳大王？应该是秦朝的吧。秦朝的哪个大王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寒芳想得头都大了。她理理头发，深呼一口气，企图把胸中的闷气吐出来。

盯着混浊的水，寒芳感到一阵眩晕，她的内心又莫名其妙地涌起波澜，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吸引着她，让她投身到水里。

或许自己又开始发烧了，寒芳站起身来想往回走，可是控制不住自己，终于，她闭上眼睛，张开双臂，直直地向水里倒去……

水包围着她，冰凉冰凉的，仿佛滋润着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她感觉好舒服。

不知道过了多久，寒芳再次睁开眼睛。她向四周望去，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漂浮在一条清澈的河里，她可以清楚地看到水草在四周飘荡，鱼儿在嬉戏。岸边绿草茵茵，草地上开满了小花，和煦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暖暖的。

这是哪里？如此美丽！

寒芳以为自己因为高烧出现了幻觉，重新潜入水中，再次跃出来，看到的依然是美丽的景色。

她游到岸边，爬上去，发现自己手里还握着那片竹筒。她低头准备将竹筒放进口袋时惊异地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变成了一袭水色的长裙。